

王謝堂前的燕子

歐陽子

隱索與析研的「人」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封面設計・攝影：謝震基

王謝堂前的燕子（爾雅叢書之14）

作者：歐陽子

校對：華景彊・歐陽子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・發行：爾雅出版社

臺北郵政三〇——一九〇號信箱

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二號之22（國泰永安大廈二樓）

電話：三九三四〇三六

郵政劃撥：一〇四九二五號

香港總代理：文化生活出版社

地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

電話：八〇〇二七五

印刷者：協林印書館

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五月初版・民國六十六年元月十五日三版

行政院新聞局臺版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平裝60元・精裝90元（如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

前言

一九七四年春暮，我拾起久已擱置一旁的「臺北人」，重新認識一次，却有了新的驚奇，新的喜悅。近年來，常慨嘆時間的激流沖走每一片刻的感觸，乃決定寫成此書，以捕捉這份驚喜，持之永遠。

歐陽子

一九七六年元月於美德州

王謝堂前的燕子

歐陽子著

——「臺北人」的研析與索隱

目

前言・1

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・5

「永遠的尹雪艷」之語言與語調・31

「一把青」裡對比技巧的運用・47

「歲除」之賴鳴升與其「巨人自我意象」・61

「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」之喜劇成分・81

錄

- 「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」裡的隱喻與象徵 • 99
- 「思舊賦」裡的氣氛釀造 • 119
- 「梁父吟」影射含義的兩種解釋 • 135
- 「孤戀花」的幽深曖昧含義與作者的表現技巧 • 153
- 「花橋榮記」的寫實架構與主題意識 • 177
- 「秋思」的社會諷刺和象徵含義 • 197
- 「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」之語言、語調與其他 • 213
- 「遊園驚夢」的寫作技巧和引申含義 • 231
- 「冬夜」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 • 275
- 「國葬」的象徵性、悲悼性與神祕性 • 307



白先勇的小說世界

——「臺北人」之主題探討

白先勇的「臺北人」，是一本深具複雜性的作品。此書由十四個短篇小說構成，寫作技巧各篇不同，長短也相異，每篇都能獨立存在，而稱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說。但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，串聯成一體，則效果遽然增加：不但小說之幅面變廣，使我們看到社會之「衆生相」，更重要的，由於主題命意之一再重複，與互相陪襯輔佐，使我們能更進一步深入瞭解作品之含義，並使我們得以一窺隱藏在作品內的作者之人生觀與宇宙觀。

先就「臺北人」的表面觀之，我們發現這十四個短篇裏，主要角色有兩大共同點：

一、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，都是大陸淪陷後，隨着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灣這一小島

的。離開大陸時，他們或是年輕人，或是壯年人，而十五、二十年後在臺灣，他們若非中年人，便是老年人。

二、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「過去」，而這「過去」之重負，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。這兩個共同點，便是將十四篇串聯在一起的表層鎖鏈。

然而，除此二點相共外，「臺北人」之人物，可以說囊括了臺北都市社會之各階層：從年邁挺拔的儒將樸公（梁父吟）到退休了的女僕順恩嫂（思舊賦），從上流社會的寶夫人（遊園驚夢）到下流社會的「總司令」（孤戀花）。有知識分子，如「冬夜」之余嶽磊教授；有商人，如「花橋榮記」之老板娘；有幫傭工人，如「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」之王雄；有軍隊裏的人，如「歲除」之賴鳴升；有社交界名女，如尹雪艷；有低級舞女，如金大班。這些「大」人物，「中」人物與「小」人物，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籍或都市（上海、南京、四川、湖南、桂林、北平等），他們貧富懸殊，行業各異，但沒有一個不背負着一段沉重的，斬不斷的往事。而這份「過去」，這份「記憶」，或多或少與中華民國成立到大陸淪陷的那段「憂患重重的時代」，有直接的關係。

夏志清先生在「白先勇論」一文中提到：「『臺北人』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，因為『梁父吟』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。」說得不錯：民國成立之後的重要歷

史事件，我們好像都可在「臺北人」中找到：辛亥革命（梁父吟），五四運動（冬夜），北伐（歲除，梁父吟），抗日（歲除，秋思），國共內戰（一把青）。而最後一篇「國葬」中之李浩然將軍，則集中華民國之史蹟於一身：

桓桓上將。時維鷹揚。致身革命。韜略堂堂。

北伐雲從。帷幄疆場。同仇抗日。籌筆贊襄。

在此「祭文」中沒提到，而我們從文中追敘之對話裏得知的，是李將軍最後與共軍作戰，退到廣東，原擬背水一戰，挽回頹勢，不料一敗塗地，而使十幾萬廣東子弟盡喪敵手的無限悲痛。李將軍那種倔強、耿直、不屈不撓的氣質，正是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，而他之不服老，對肉身不支的事實不肯降服的傲氣，又是多麼的令人心慟！

誠如顏元叔先生在「白先勇的語言」一文中提到，白先勇是一位時空意識、社會意識極強的作家。「臺北人」確實以寫實手法，捕捉了各階級各行業的大陸人在逃亡來臺後二十年間的生活面貌。但如果說「臺北人」止於寫實，止於衆生相之嘲諷，而喻之爲以改革社會爲最終目的的維多利亞時期之小說，我覺得却是完全忽略了「臺北人」的底意。

潛藏在「臺北人」表層面下的義涵，即「臺北人」之主題，是非常複雜的。企圖探討，並進一步窺測作者對人生對宇宙的看法，是件相當困難而冒險的工作。大概就因如此，雖然「臺北人」出版已逾三年，印了將近十版，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認為當代中國極有才氣與成就的短篇小說作家，却好像還沒一個文學評論者，認真分析過這一問題。我說這項工作困難，是因「臺北人」充滿含義，充滿意象，這裏一閃，那裏一爍，像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，遺下遍處「印象」，却彷彿不能讓人用文字捉捕。現在，我願接受這項「挑釁」，嘗試捕捉，探討「臺北人」的主題命意，並予以系統化，條理化。我擬在個人理解範圍內，憑着「臺北人」之內涵，嘗試界定白先勇對人生的看法，並勾繪他視野中的世界之輪廓。

我願將「臺北人」的主題命意分三節來討論，即「今昔之比」，「靈肉之爭」與「生死之謎」。實際上，這種分法相當武斷，不很恰當，因為這三個主題，互相關聯，互相環抱，其實是一體，共同構成串聯這十四個短篇的內層鎖鏈。我這樣劃分，完全是爲了討論比較方便。

今昔之比

我們讀「臺北人」，不論一篇一篇抽出來看，或將十四篇視為一體來欣賞，我們必都感受到「今」與「昔」之強烈對比。白先勇在書前引錄的劉禹錫「烏衣巷」（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），就點出了「臺北人」這一主題，傳達出作者不勝今昔之愴然感。事實上，我們幾乎可以說，「臺北人」一書只有兩個主角，一個是「過去」，一個是「現在」。籠統而言，「臺北人」中之「過去」，代表青春、純潔、敏銳、秩序、傳統、精神、愛情、靈魂、成功、榮耀、希望、美、理想與生命。而「現在」，代表年衰、腐朽、麻木、混亂、西化、物質、色慾、肉體、失敗、委瑣、絕望、醜、現實與死亡。

「過去」與「現在」的界線，最明顯的，當然，就是中國大陸不幸陷入共產黨手中的那年。（作者之國家觀）

但我們也可將此「界線」引申：

「過去」是中國舊式單純、講究秩序、以人情爲主的農業社會；「現在」是複雜的，以利害關係爲重的，追求物質享受的工商業社會。（作者之社會觀）

「過去」是大氣派的，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；「現在」是失去靈性，斤斤計較於物質得失的西洋機器文明。（作者之文化觀）

「過去」是純潔靈活的青春。「現在」是遭受時間污染腐蝕而趨於朽爛的肉身。（作者之個人觀）

貫穿「臺北人」各篇的今昔對比之主題，或多或少，或顯或隱，都可從上列國家、社會、文化、個人、這四觀點來闡釋。而潛流於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，則源於作者對國家興衰、社會劇變之感慨，對面臨危機的傳統中國文化之鄉愁，而最基本的，是作者對人類生命之「有限」，對人類永遠無法長保青春，停止時間激流的萬古悵恨。

難怪「臺北人」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。而他們光榮的或難忘的過去，不但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有關，不但與傳統社會文化有關，最根本的，與他們個人之青春年華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。曾經叱咤風雲的人物，如樸公或李浩然將軍，創立轟轟烈烈的史蹟，固然在他們年青時，或壯年時，其他小人物如盧先生（花橋榮記）或王雄（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），所珍貴而不能擺脫的過去，亦與他們的「青春」攸關：盧先生少年時與羅家姑娘的戀愛，王雄對他年少時在湖南鄉下定了親的「小妹子」之不自覺的懷念。（他們的悲劇，當然，在表面上，也是實際上，導源於民國之戰亂）。這些小人物的「過去」，異於樸公、李將軍，在別人眼中，毫無歷史價值，但對他們本人，却同樣是生命的全部意義。

「臺北人」中的許多人物，不但「不能」擺脫過去，更令人憐憫的，他們「不肯」放棄

過去。他們死命攀住「現在仍是過去」的幻覺，企圖在「抓回了過去」的自欺中，尋得生活的意義。如此，我們在「臺北人」諸篇中，到處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，但實質迥異的佈設與場景。這種「外表」與「實質」之間的差異，是「臺北人」一書中最主要的反諷(irony)，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，而使讀者油然生起惻憐之心的所在。

首先，白先勇稱這些中國大陸人爲「臺北人」，就是很有含義的。這些大陸人，撤退來臺多年，客居臺北，看起來像臺北人，其實並不是。臺北的花橋榮記，雖然同樣是小食店，却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。金大班最後摟着跳舞的青年，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靦腆羞赧的男學生，却不是當年她痴戀過的月如。「一把青」的敘述者遷居臺北後，所住眷屬區「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，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却毫不相干」。尹雪艷從來「不肯」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場，但她的公館明明在臺北，而非上海。「歲除」的賴鳴升，在追憶往日國軍之光榮戰蹟時，聽得「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，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」。却不是「台兒莊」之砲火衝天！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。「孤戀花」之娟娟，是五寶，又非五寶。「秋思」之華夫人，花園裏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「一捧雪」，却非抗日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「一捧雪」。「多夜」裏余教授的兒子俊彥，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，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浪漫精神的余嶽磊，却是個一心想去美

國大學唸物理的男學生。寶夫人的遊園宴會，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限，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情景。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，而她自己，年華已逝，身分下降，也不再是往日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將軍夫人。

白先勇對這些大陸人之「不肯」放棄過去，雖然有一點嘲諷的味道，但我認為却是同情遠超過批評，憐憫遠超過譏諷。所以，我覺得，顏元叔在「白先勇的語言」一文中，說白先勇「是一位嘲諷作家」，容易引起誤解；而他說白先勇「冷酷分析……一個已經枯萎腐蝕而不自知的社會」，這「冷酷」二字，實在用辭不當。當然，白先勇並不似顏先生所說，只處理上流社會（白先勇筆下的下流社會，真正「下流」得驚人）。但就是在處理上流社會時，他對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對現實，懷着一種憐惜，一種同情，有時甚至一種敬仰之意。譬如「梁父吟」。我覺得，白先勇雖然刻劃出樸公與現實脫節的生活面貌，他對樸公却是肅然起敬的。葉維廉先生在「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」一文中，論白先勇的小說，寫道：

「梁父吟」裏的革命元老，叱咤風雲的樸公，現在已惺忪入暮年，他和雷委員對弈不到一句鐘就「垂着頭，已經矇然睡去了」。不但是革命的元氣完全消失了，而且還斤斤計較王孟養（另一革命元老）後事的禮俗，而且迷信；合於樸公那一代的格

調已不知不覺的被淹沒……

我細讀「梁父吟」，却和葉維廉有些不同的感受。如果我沒錯解，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達的，是樸公擇善固執、堅持傳統的孤傲與尊嚴。從一開頭，白先勇描寫樸公之外貌，戴紫貂方帽，穿黑緞長袍，「身材碩大，走動起來，胸前銀髯，臨風飄然……臉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莊凝」，就使我們看到樸公的高貴氣質與凜然之威嚴。而樸公事實上之「脫離現實」，恰好給予這篇小說適度之反諷，却不傷害作者對主角的同情與敬意。樸公與雷委員對弈，「瞭然睡去」之前，却先將雷委員的一角「打圍起來，勒死了」。而他被喚醒後，知道身體不支，却不肯輕易放棄。他說：

「也好，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。改日你來，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。」

此篇最末一段，白先勇描寫樸公住宅院子裏的景色：「……蘭花已經盛開過了，一些枯褐的莖梗上，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着一絲冷香。可是那些葉子却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。」盛開過的蘭花與殘苞，顯然影射樸公老朽的肉身。而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」的葉

子，應該就是樸公用以創建民國的那種不屈不撓，貫徹始終的精神吧！

「臺北人」中之人物，我們大約可分爲三類：

一、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「過去」的人。

「臺北人」之主要角色，多半屬於這一型，明顯的如尹雪艷、賴鳴升、順恩嫂、樸公、盧先生、華夫人、「教主」、錢夫人、秦義方等人。不明顯而以變型行態表徵的，如「一把青」之朱青與「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」之王雄。這兩人都「停滯」在他們的生活慘變（朱青之喪夫，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）發生之前，於是朱青變得「愛吃『童子雞』，專喜歡空軍裏的小夥子」；而王雄對麗兒之痴戀，却是他不自覺中對過去那好吃懶做，長得白白胖胖的湖南「小妹子」之追尋。

白先勇冷靜刻劃這些不能或不肯面對現實的人之與現世脫節，並明示或暗示他們必將敗亡。但他對這類型的人，給予最多的同情與悲憫。

二、保持對「過去」之記憶，却能接受「現在」的人。

「臺北人」角色中，能不完全放棄過去而接受現實的，有劉營長夫婦（歲除），金大班，「一把青」之「師娘」，「花橋榮記」之老板娘，「冬夜」之余嶽磊與吳國柱等。他們也各有一段難忘的過去，但被現實所逼，而放棄大部分過去、

大部分理想。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憶。如此，負擔既減輕，他們乃有餘力挑起「現實」的擔子，雖然有時絆腳，至少還能慢步在現實世界中前行。這些角色對於自己被迫捨棄「過去」之事實，自覺程度各有不同，像「師娘」，就沒有自覺之悵悵，但余嶽磊與吳柱國，却對自己爲了生存不得不採的態度，懷着一種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之惆悵。這份無限的感傷，反映在「冬夜」之結語中：

臺北的多夜愈來愈深了，窗外的冷雨，却仍舊綿綿不絕的下着。

白先勇對於這類型的人，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。而且，他的筆觸傳達出發自他本人內心之無限感慨：要在我們現今世界活下去，我們最大的奢侈，大概也只是對「過去」的偶然回顧吧！

三、沒有「過去」，或完全斬斷「過去」的人。

「臺北人」中的這型人物，又可分二類，其一是年輕的一輩，也就是出生在臺灣，或幼年時就來到臺灣，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。他們是沒有「根」，沒有「過去」的中國人。例如「冬夜」中的俊彥，「歲除」中